



21世纪美学译丛
丛书主编 陈望衡



“美学”事始

——近代日本“美学”的诞生

[日]神林恒道 著

杨冰 译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21世纪美学译丛
丛书主编 陈望衡



“美学”事始

——近代日本“美学”的诞生

[日]神林恒道 著

杨冰 译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学”事始:近代日本“美学”的诞生/(日)神林恒道著;杨冰译.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11
21世纪美学译丛/陈望衡主编
ISBN 978-7-307-09326-3

I. 美… II. ①神… ②杨… III. 美学史—日本—近代—汉、英
IV. B83-0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904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7-2010-055号

《Kindai Nihon 「Bigaku」 no Tanjou》

© Kambayashi Tsunemichi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 神林恒道 2006

版权所有。本书原日文版由株式会社讲谈社出版,中文简体版由讲谈社(北京)文化有限公司授权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印或抄袭本书内容。

责任编辑:白绍华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2.25 字数: 173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9326-3/B · 279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陈望衡

在人文学科中，美学还算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它的诞生一般追溯到18世纪德国启蒙思想家鲍姆嘉通1750年出版的《一切美的科学的基本原理》，而其实，有关审美的研究几与文明开始同时。中国的先秦、欧洲古希腊均有大量的关于审美的言论，其中不少言论今天仍活在我们的审美生活中，如孔子说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如果说审美意识，它的开始还要早。距今8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出土的玉玦极为精美，据考古专家研究，那是耳环，是装饰品，尽管它也许还具有某种神秘的宗教或礼仪的色彩，但至少潜存着审美的意识。

美是生活的精灵。它是人们创造生活的动力，也是人们创造生活的成果。“美”其实可以作为“文明”的代名词。难道不是这样？人类的一切创造——直接的或间接的，物质的或精神的，均不同程度地具有审美的色彩。也许，某些创造物的功利价值随着时间流逝或淡化或消失，然而，它的审美价值总是存在着，而且，某些物品其审美价值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日益凸现，那些在博物馆里收藏的文物不就这样成为无价之宝？

对于当今的世界如何体认，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就美学的维度来看，我们发现，虽然美一直是生活的精灵，但是，从来的时代在审美的深度与广度上均无法与现在相比。举凡发型、服饰等生活小事，社会和谐、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人类大事，均与审美相联系，而且审美在其中所占的比重或起的作用似乎是越来越大。美学本属于哲学，形而上的意味较浓。虽然现在它仍然保留着这一

品格，但是，它却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关注着生活，这是不争之事实。正如当代著名的美学家阿诺德·柏林特所说：“很多学者从纯粹的理论问题转向了对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人类实践的研究。他们正在考察与研究美学的观点如何影响环境设计、广告、产品设计、室内装潢、服装时尚、园艺、烹调、流行文化甚至是社会关系的，并且他们试图指导这些概念的实际应用。应用美学的潜在作用可能在于让人们认识到美学对人类活动的社会领域——诸如城市规划和经济发展项目中所产生的影响。”^①

我们在编辑这套《21 世纪美学译丛》时，不能不注意到这一情况。也许，我们中的许多人不能成为经济学家或电脑工程师，但我们所有的人均有可能成为美学家——理论的或应用的，专业的或非专业的。生活、一切工作均有美学。我们编这套书的目的，不只是为专业的美学家们提供研究的参考，还为各行各业的人们提供工作和生活的参考。

时代在进步，一切均在更新之中、创造之中。所有的更新和创造均非天外飞来，更非无源之水，它们总是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人类文明发展的脉络，体现出文明的某种积累与传承。我们手中所拥有的一切其实均已成为历史，然而，我们创造未来的资本全在这里。简洁地说，我们是凭着历史在创造着未来。没有历史就没有未来。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极为重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其中就有人类关于美学的研究成果。

衷心希望我们的这套书在当前的生活中发挥重大的作用，期盼读者的回应，期盼生活的回应！

是为序。

2010 年 10 月 22 日于武汉大学珞珈山天籁书屋

^① [美] 阿诺德·柏林特：《环境美学译丛·环境美学·总序一》，湖南科技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 页。

汉语版出版之际寄语

在武汉大学陈望衡教授的大力协助下，拙著《“美学”事始——近代日本“美学”的诞生》得以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这本书论述了在近代日本，西欧人文科学美学“aesthetica”是怎样落地生根，与此同时，文学、绘画、雕刻、音乐等艺术在传统的羁绊下，又是怎样实现近代化从而发展到今天的。令笔者稍感自负的是，在这个研究领域，虽然也出现了几篇论文，但综合论述近代日本美学与艺术学历史的著作只有拙著一例。

虽然对于日本在亚洲近代化的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评价是毁誉参半、褒贬参半，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无视或是忽略历史的事实。在东亚的汉字文化圈中有不少已经习以为常的学术用语都是在近代日本诞生的。比如说人文学领域的“哲学”这一词就是由德川幕府最早派到荷兰的留学生西周创造的。最早据说是“希哲学”，是取希腊原语爱知“philosophia”的“希求哲智”的意思。

最早在日本系统地介绍西欧美学、特别是德国美学的是明治时代的文豪森鸥外，他与西周是同乡的亲戚。森鸥外称美学为“审美学”。“美学”在作为学术用语固定下来之前经历了迂回曲折的过程，这一点读者可以直接参照本书。不只是“美学”，“美术”这一词同样也是近代日本的造词。它最初是作为我们现在说的广义的“艺术”被使用的。第一次使用“美术”这一词的公共机构是日本最早的美术学校“工部美术学校”。

关于在近代日本诞生的“美术”、“美学”在亚洲诸国特别是中国的传播与影响，陈望衡教授在其著作《中国美学史》中已有所指出。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日文，在加注后预计会在日本出版。陈教授秉着超越两国近代的历史恩怨的、不存丝毫偏见的治学精神

进行美学研究，着实令人敬佩。中日双方同时出版这样的美学史研究著作可以证明如今真正的学术交流已经逐渐成熟了。在此向陈教授表示由衷的谢意。

我的研究成果先是以题为《美学事始——艺术学的日本近代》的著作在日本劲草书房出版。然后在中国台湾以《东亚美学前史——重寻日本近代审美意识》（典藏）的书名翻译出版。此后又收入到“讲谈社学术文库”，在整理修订旧稿后，出版了这本《“美学”事始——近代日本“美学”的诞生》。这次汉语版的译者是我曾经任教的国立大阪大学的博士、新近锐气的美学研究者杨冰。杨冰女士毋庸置疑的日语能力必定会完美地反映在汉语译文中。最后衷心期待这本译著能成为中日美学研究交流的友好桥梁。

2010 年岁末 神林恒道

序

陈望衡

日本著名的美学家神林恒道教授的《“美学”事始——近代日本“美学”的诞生》一书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觉得不管从我与神林教授的关系角度，还是从这本书对于中国美学界重要性的角度，都应该说一些话。

“美学”现在在中国已经是一门比较为人知晓的学问了。20世纪，美学在中国出现过好几次热潮。最早的美学热应该是30年代初朱光潜先生的《谈美——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的出版。朱先生深入浅出的论述，清新优雅的文笔，醉倒了当时的读书界。第二次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国美学界围绕着美的本质问题展开过一场大辩论，这场辩论影响极为深远。第三次是80年代，由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文版的翻译出版，又引发了一场关于“劳动创造美”及“美的规律”问题的大讨论。其后，又有深入到广大老百姓生活的“五讲四美”活动，这也可以看成一场美学热。此后，美学虽然没有再热过，但也从来没有冷过。

20世纪70、80年代，中国的大学招研究生，喜欢出的一道考题是“什么是美学？”，许多考生回答为“谈美的学问”。错了吗？没错，但又确实不太对。因为按“美学”这门学科的创始人鲍姆嘉通所用的德文 Aesthetik（英译为 Aesthetics）原意来看，美学应为“感性学”。那为什么不称之为感性学，而称之为美学呢？这是日本哲学家中江兆民对 Aesthetik 的一种译法。

中江兆民的译法逐渐得到日本学界的认可，后来又传到中国，也得到中国学界的认可。于是，“Aesthetik”变成了“美学”。那

么，中江兆民这个翻译译错了吗？不能这样说，因为虽然 Aesthetik 这个词其词根是“感性”，鲍氏也说过美是“感性认识的完善”，但是，诸多的美学家包括鲍姆嘉通谈“感性”（包括情感）总是会归结到“美感”这样一种特殊的心理效应上去。统观命名为“美学”的书籍，确是将“美”作为中心问题的。

美学与感性有不解之缘，也与美有不解之缘，因此，艺术学与美学也有不解之缘。黑格尔说美学是艺术哲学，艺术的哲学是进了美学的，艺术的心理学、社会学呢？不少美学家认为也应该进。直到现在美学与艺术的关系还没有扯清楚。据笔者看来，艺术与美学还应该是两个领域，但有很多交叉。艺术是人类审美活动的典范形式，只要从审美角度看艺术，都可以算是美学。

审美，在英语中为 aesthetic，它很少独立存在，总是与别的词连在一起，构成诸如“审美态度”、“审美判断”、“审美愉快”、“审美价值”等概念。这样说来，审美就不能等同于审美感受——美感了。但是，我发现，西方关于美学的用语也不是太严格的。康德的著作中，“taste”一词就是美感。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有这样一段话：

目前，只有德国人使用“审美”一词来表示其他人所谓的鉴赏力批判。这种用法源自鲍姆嘉通那一夭折了的企图，即这位令人佩服的思想家，企图把对美的批判处理置于理性的原则之下。（The Germans are the only people who currently who make use of the word ‘aesthetic’ in order to signify what others call the critique of taste. This usage originated in the abortive attempt made by Baumgarten, that admirable analytical thinker, to bring the critical treatment of beautiful under rational principles, and so to raise to the rank of a science.）

这段话中，“审美”（“aesthetic”）与“鉴赏力批判”（“critique of taste”）、“美的批评处理”（“critical treatment of beautiful”）是密切联系的，康德认为，鲍姆嘉通是用“鉴赏力批判”来理解

“审美”，又将对“美的处理”看作“鉴赏力批判”的。

美国人在美学用语上也比较宽泛，乔治·桑塔耶那有一本书《美感——美学大纲》，它的英语名字为 *The Sense of Beauty—Being the Outline of Aesthetic Theory*。这种用法，不就将“Aesthetics”直接理解成“关于美的学问”了吗？美国当代的美学家舒斯特曼也将“美”（Beauty）看成审美活动中的重要对象，他在他的《实用主义美学》一书中说：“审美想像能够感受到那些创作于和谐时代以往艺术所包含的高尚的美和真理性。”（Aesthetic imagination can perceive the ennobling beauty and truth of past art produced in more harmonious time.）

同类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说这些，为的是说明中江兆民将鲍氏的“Aesthetik”译成“美学”没有错。不仅没有错，而且非常好。东方民族包括中国与日本都是非常爱美的，其文化传统中不仅有大量的关于美或与美相关的言论，而且有丰富的实践包括艺术实践。在中国人和日本人看来，美术的本质就是美。说到这里，又不能不指出，将“Art”译成“美术”也是日本人对美学的一个重大贡献。

尽管作为学术用语的“审美”并不能等于欣赏或评论美，将德文 Aesthetik 译成了“美学”，也会给美学带来一些误导，特别是对鲍姆嘉通的美学带来一些误导，但总的来说，将“Aesthetik”译成了美学，对于东方民族来说，有利于美学的传播，有利于美学的普及，有利于美学在具有丰富审美传统的东方各民族中的发展。中国百年来，特别是近五十年来，美学研究的红红火火，包括上面说到的几次热，可以说是在世界文化史上一道绚丽的景观。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包括诸多的商业促销活动很喜欢与“美”或“美学”沾上边，或就打着“美”或“美学”的旗号，难道与“美学”这个译名没有关系吗？当然有！为了突出“美学”这一译名的重要，我特意为神林恒道教授《“美学”事始——近代日本“美学”的诞生》中正标题“美学”二字加了一个引号。

真要感谢中江兆民，他为美学在东方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这种交流至少可以溯源到唐代。中国唐朝时期，日本政府派出过二十次遣唐使出访中国，遣唐使不只是政治使者，也是文化使者，他们一方面向中国学习文化，同时也将日本文化带给中国。许多遣唐使还在唐朝政府担任高官，最有名的数第九次遣唐使阿倍仲麻吕了，他的中文名字为晁衡，他历仕玄宗、肃宗、代宗三代皇帝，备受厚遇，官至客卿，荣达公爵。他返国时遇难海上，噩耗传来，唐代著名诗人李白还写了一首诗《哭晁卿衡》，诗云：“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过去我们过多地说日本遣唐使是如何学习中国文化的，这固然是，但其实他们对中国文化也有重要贡献。遣唐使中有一位名空海的僧人，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来到唐朝。空海在中国不仅研习佛教经典，还研习中国书法、文学。他在中国五年，回国前还特意去越州谒见神秀大师，于神秀处得《金师子章》及《缘起六相》一卷。空海归国后，继续中国文化的研究，整理了许多中国书法、文章集，如《书刘希夷集献纳表》（包括王昌龄《诗格》一卷）、《奉献杂书迹状》（包括《德宗皇帝真迹》一卷、《欧阳询真迹》一卷）、《王昌龄集》一卷、梁武帝《草书评》一卷、王右军《兰亭碑》一卷，此处，还撰写了《篆隶万象名义》三十卷、《文镜秘府论》六卷。弘仁十一年（820），他将《文镜秘府论》摘要编为《文笔眼心钞》。空海的这些整理中国文化典籍及研究中国文化的工作是对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他所整理的中国典籍，一些在中国失传了，因为他的整理才得以在日本保全。笔者曾经专撰《日僧空海对中国美学的贡献》一文，并以此文在日本大阪大学作专场讲演。讲稿译成日文，在大阪大学办的杂志《美学研究》上发表，此文也收进我的《中国古典美学史》第二版。此前，空海从来没有进入中国的美学史，但我认为，他应该进。

近代，中国学者留学主要是在日本，其次才是欧美。欧美的许多新思想大多是经过日本这个中介传到中国来的。就美学来说，它传入中国，有两种情况，一是直接来自西方。蔡元培留学德国，他在中国讲美学，其美学体系直接来自德国。二是经过日本这个中

介。王国维、吕澂、范寿康他们留学过日本，他们的美学不是直接来自德国的，而是接受日本人的翻译和阐释再传到中国来的。当然，日本人不会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的美学，他们有自己的理解，也有自己的创造。这些均对中国美学有所影响。笔者曾经在日本大阪大学、日本京都现代艺术馆作过《西方美学经日本传中国》的专题讲演。文章后来在日本立命馆大学学报发表了。

美学具体是如何经日本传入中国的，很值得深入研究。美学东渐，其由西方到日本的这部分，神林教授这本书作了很好的研究，他填补了一个空白。而从日本再传中国部分，目前也还只有零星的文章，远远不够深入。这个空白，需要中国人来补。

说到这里，神林教授这本《“美学”事始——日本近代“美学”的诞生》的价值就自然凸现了！审美，是人的本性之一，只要是人，都有审美需要与审美的实践。但是，有审美的现象，并不一定有审美的理论。审美现象是事，审美理论是学。有事未必有学。就学来说，现在公认是德国人最先来做这个工作的，后来的人当然要接着做，不能绕过先前的理论来建构。美学从西方传到东方，先是日本人接着做，然后就是中国人接着做。

接着做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将别人的理论原封不动地搬过来，而是要创新。美学虽然是全球性的学问，却是各民族有自己特色的。日本人将德国的美学拿过来，其目的是为了建设日本的美学，这一点，日本人很自觉。

神林先生说：

每次参加国际学会以及研讨会时都会切身地感到，现在最为需要的不是那些以日本特色为卖点的美学，也不是一味追随西方流行思想的美学，而是真正的“日本的美学”。时代要求我们不能一元化地评价文化艺术，而必须从多元化的文化状况出发。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美学（aesthetica）这门西方的人文学是如何在日本的近代明治时期被咀嚼消化，同时日本自身固有的美的意识又是如何呈现出来的。这不是回顾美学理论历史的发展过程，而是从立足于具体艺术领域的艺术学的

角度出发重新进行验证。这就是《“美学”事始——近代日本“美学”的诞生》这本书的主要目的。

说得再透彻不过了，神林写这本书的目的，不只是梳理西方美学如何进入日本的，也不只是描述原本在西方的美学如何在日本发展，而是想借这个描述，找出有用的启迪，建立真正的“日本的美学”。

那么，我们中国的美学呢？我们当然也要建立真正的中国的美学，但这种建立，又离不开对西方美学如何传入日本以及又如何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了解。这就是我为什么一见到神林的这本书，就立刻萌发出强烈的愿望，要将它介绍给中国的美学界的原因。

此书的意义似乎不要多说了。我现在还想说说神林教授。神林教授是著名的日本美学家、艺术学家，他在日本和国际学术界均有崇高的地位。关于这，看神林教授的履历便知，我想说的是他的治学。

作为日本学者，神林对日本文化有深刻的理解。2005年，他陪我参观奈良，对那距今上千年相当于中国唐代宋代的建筑，神林介绍起来如数家珍，当然也充满着深厚的感情。他还陪我参观京都这座古城，同样，对京都历史非常熟悉。

神林教授还是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教授。他在德国做过访问学者，熟谙德语，也翻译过德国的美学著作。他对中国文化也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而且他的女儿就是学习中国哲学史的。从神林身上，我们看到一位东方的人文学者所需要具有的文化修养。

我是2001年在日本出席国际美学会议时与神林认识的，他当时是日本美学学会会长，负责筹办这届国际美学会议，这是国际美学学会成立以来首次在亚洲举办的国际会议，因而，亚洲的代表来得特别多。神林和他的日本美学学会的同事，将这次会议办得十分精彩。

此次国际美学会议后，神林联合亚洲的美学界、艺术界，成立了亚洲艺术学会，在亚洲这块辽阔的地域开展美学、艺术学的交流。我参加过好几次这样的活动，亲眼看到亚洲的学界对他是如何

敬重！

我曾邀请神林来武汉大学讲过学，讲学完毕，我陪他参观中国著名的风景区武夷山。神林为武夷山秀丽的风景而赞叹，更为此山集萃的中国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而陶醉。我清楚地记得，离开武夷山的前一天，在具有农家风味的晚宴上，他品着中国的农家酒，动情地唱起了日本的歌谣。歌声是那样优雅、美妙，至今仿佛仍然飘荡在我的耳际。此刻，神林这位平素挺有绅士风度的学者，显露出他天真活泼的一面、孩子气的一面。

神林的书快要出版了，许多中国学人通过这本书而受益，通过这本书，中国学者又记得了一位日本学者，他就是神林恒道。

2011年1月5日于武汉大学天籁书屋

自序

“日本”的美学与日本的“美学”

一般认为，“美学”这个词最早出自明治十六年至十七年（1883—1884）出版的《维氏美学》。这本书是文部省编辑局委托中江笃介（中江兆民）翻译的。当时不论是森鸥外还是他的论敌高山樗牛都对这本译著抱有否定态度。他们一致认为，这部介绍法国思想家维隆的美学的译著，对当时的文学及美术界都没有产生丝毫的影响。森鸥外甚至表示，很难理解文部省为何会选中这个非学术性的著作委托中江笃介翻译。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维隆的“美学”在众多的著作中脱颖而出呢？有观点认为是译者中江笃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总之可以肯定的是，最初是文部省决定要翻译出版在当时还属于未知学科领域的美学著作的。

到目前为止，众多的美学史都把《维氏美学》作为最早的西欧美学译著。但是，如果从更为广义的艺术学的角度来看，会发现还有一部早于它的、同样不容忽视的译著。这就是菊池大麓翻译的《修辞及华文》。修辞指的是修辞学，华文指的是“华美文学”、也就是文学。这部译著是最早的有关西欧文学论的系统说明。

在这个时期最早引起文部省注目的是英国爱丁堡（Edinburgh）出版社出版、查伯（Chamber）兄弟编著的《百科全书》。

这部《百科全书》后来被陆续翻译出版，《修辞及华文》就是作为这个翻译丛书中的一册出版的。此后，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西欧的学



维氏美学



中江兆民

术体系，文部省又决定翻译更高层次的基本参考书，《维氏美学》被列入到了翻译计划中。这些在启蒙意识下产生的译著，其实对当时的人们并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

“美学”这门学问要在日本落地生根，就必须准备好接受它的土壤，或者说适合它的舞台。明治十五年（1882），在龙池会举行的菲诺洛萨（Francisco Fenollosa）的题为“美术真说”演讲就是这样的舞台之一。在文学界，坪内逍遥的《小说真髓》也发挥了相同的作用。

《修辞及华文》以及《维氏美学》的产生，都是一味服从政府启蒙主义的结果，都没有结合到当时日本艺术文化停滞不前的实际情况。而与此相反，“美术真说”、《小说神髓》之所以在强烈的反响下被人们接受，正是因为它们都从日本艺术文化的现状出发，都不约而同地对东西方艺术的不同进行了比较说明。

除了“美术真说”与《小说真髓》外，一场学术论战也成了“美学”这门学科隆重登场的盛大舞台。这就是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外山正一与医学学士森鸥外的论战。这场论战是围绕着外山在明治二十三年（1890），发表的名为“日本绘画的未来”的演讲而展开的。森鸥外运用哈特曼（Hartmann）美学对外山进行了猛烈的驳斥，致使外山彻底沉默。世人认为森鸥外获得了全胜并由此产生了一种错觉，误认为美学这门学科可以有效地运用在美术评论上。这也是明治这一时代的功利主义意识的表现。在此之后，各大学相继把美学讲座与美术史讲座同步开设。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都是最早的例子，这个传统延续至今。

可以说菲诺洛萨美学的继承人是冈仓天心。他不仅继承了菲诺洛萨的美学理论，还把它运用到了实践中去。当时已衰弱到了极点的日本传统美术被菲诺洛萨与天心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后开始逐渐复苏。可以说天心所追求的目标正是“日本”的美学的形成。天心

在东京美术学校开讲的《日本美术史》主要是对自己展开的实践运动进行的理论上的证实。与天心相比，森鸥外的“美学”则是对“美学”这门西欧人文科学的介绍。可以说这是日本的“美学”的出发点。如果说德国美学是日本美学理论的主流的话，那么它的起源就可以说是森鸥外倡导的哈特曼美学。

如今恐怕已经没有人去钻研哈特曼美学了。森鸥外曾经说维隆的美学是非学术性的，我们现在看来哈特曼的美学也是如此。无论是兆民的《维氏美学》还是森鸥外的《审美纲领》，都不过是西欧美学的翻译介绍罢了。不过我们也不能否认如果没有森鸥外对哈特曼美学的传播，“美学”这门学科也不会在我国落地生根。

回忆美学在日本的萌芽，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日本”的美学最早是从外部的“发现”开始的。从幕府末期到明治初期，对日本人来说不过是大众艺术的“浮世绘”，却在欧洲赢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好评。“浮世绘”甚至在欧洲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日本潮流”，这也是人尽皆知的。欧洲人甚至认为浮世绘就是日本美术的精华。一时间，大量日本国内闻所未闻的浮世绘研究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在欧洲出版发行。在这个欧洲对浮世绘的“发现”后，又出现了另一个“发现”。菲诺洛萨在京都奈良旅行时“发现”了当时被日本人弃之不理的古佛。菲诺洛萨认为这些古佛是具有希腊风格的佛教美术杰作，通过“美术真说”的讲演，他告诉日本人自己的发现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日本传统绘画的评价。

在菲诺洛萨的“美术真说”的讲演后，这种从外部发现日本美术的形势开始发展成为我们内部的“日本”的美学。在“文明开化”的口号下逐渐西化的日本人开始重新拾起一度曾被抛弃的日本文化遗产。“书画古董”转眼间变成了“美术”。正是“美学”促成了这一变化。最早促成这一变化的关键人物便是冈仓天心。他在东京美术学校开讲的《日本美术史》以及其他众多的著述讲演都是他不容忽视的业绩。

从森鸥外介绍哈特曼美学开始，日本的“美学”逐渐发展成“日本”的美学，比如说，继大塚保治之后担任东京帝国大学美学课程教授的大西克礼，他的《风雅论》就是最早探讨日本固有审